

Copyright©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温泉幽禁岁月一九四六—一九六〇／

张闰蘅、张闰芝、陈海滨编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2

ISBN 978-7-108-02623-1

I. 张… II. ①张… ②张… ③陈… III. ①张学良 (1901~2001)

—生平事迹—1946~1960—图集②赵一荻 (1912~2000)—生平事

迹—1946~1960—图集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2851 号

责任编辑 薛松奎

特约编辑 王 联

装帧设计 朱 铨

设计制作 王 楠

责任印制 曹永平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 数 85 千字 图片 197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39.50 元

温泉幽禁岁月
一九四六——一九六〇

张学良

赵一荻

私人相册



张闾蘅 张闾芝 陈海滨 编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记忆有时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被稀释，但有些人有些事却随着岁月沉淀而日益清晰，成为生命中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影响你的言行或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大伯、大妈、张学良、赵一荻。

张家真是一个大家族，后来我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亲戚。我的奶奶是东北张家的五夫人，我父亲张学良在张家中行五。我们一家原先一直住在天津，一九四八年才搬到台湾。当时我尚年幼，不明白为何搬到台湾来，离开熟悉的环境到这么一个既陌生又贫穷的小岛上。我没有想到，正是因为搬到台湾，在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家成为大伯、大妈最为亲近的人，这种互相的依持不仅仅是血缘维系，而是彼此都成了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到台湾继续上小学，在我上五年级的那年（大约是一九五四年），有一天，每天接我上下学的三轮车夫给我一张纸条，说妈妈让我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我很高兴，因为这个中心诊所是台北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医院，院长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卢致德，他的手下有个厨师，会做一手地道的西餐，平时要想吃到他做的西餐，是要提前预订的。我以为一定是妈妈让我去开「洋葱」。

我到了诊所，寻思不对，妈妈在医院楼上的病房等我，再一看，全家人都在。一问才知道，不是来吃西餐，而是来看「大伯、大妈」，失望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看到妈妈及家人焦急的样子，同时也觉得好奇，「大伯、大妈」长什么模样？一会儿，听到楼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我呢，好不容易看清大妈的模样，而大伯只见了背影。妈妈说，因为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才从山里到台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伯、大妈。我无法理解，探视大伯、大妈干吗要这样「偷偷摸摸」，我怎么也无法将课本中的「张学良」与大伯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也在台湾，却不能与我们来往呢？记得，奶奶常念叨大伯、大妈被关在山里很长时间了，不知他们过得怎么样？奶奶每每提及「大伯」总是神情忧伤。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时间，家里人时常提及大伯、大妈，好像他们住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大伯、大妈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被押往台湾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井上的大山中。台湾当年的交通远未及今天这么便利，新竹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是很遥远了。大伯、大妈在烟稀少的山里一待就是十余年呀！

我上高中时，大伯、大妈才从高雄搬回台北，但还是不允许与家人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迪克（卢致德）约我们一家去作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原「驻美大使」），听说那天大伯、大妈会到董显光家作客。这次，我们是隔着大玻璃窗观望。我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哦！这就是张学良？我的大伯！这就是奶奶、父母牵肠挂肚，时时念叨的大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小帅」的样子。心里甚感不平的是，这个政府真不讲道理！为什么把我们长辈关了那么久。见一面跟「做贼」一样，太不公平！

那一天，大伯、大妈的模样，凝刻在我的记忆中。

高中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一九六五年是我留学后第一次返台省亲，也正是这一年，我在家中与大伯、大妈见了面。听家人说，大伯、大妈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总会来我家坐坐。

说是正式见面，毕竟隔了两代人。大伯是张家的长子，与我父亲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年龄悬殊甚大。大伯带兵打仗时，我父亲还是一个嬉戏打闹的顽童。在家人介绍、寒暄之余，我看着两位长辈，岁月的沧桑似乎都刻在他们脸上，大伯的言语中不失机敏活泼，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他们大都与奶奶、妈妈交谈，我在旁边听着，大伯会不时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亲情与关爱……这次回台湾，与大伯、大妈见了两次，我就又回到了纽约。现在想来，当时见面，没有好奇与激动，仿佛原本就熟悉，并无初次会面常有的陌生感。淡淡问候中，能感

ISBN 978-7-108-02623-1



9 787108 026231 >

ISBN 978-7-108-02623-1

定价：39.50 元

温泉幽禁岁月

一九四六至一九六〇年

张学良

赵一荻

私人相册

张闾蘅 张闾芝 陈海滨 著



纪念一位至诚爱国的千古功臣

记载一段世人关注的情感历程

纪念一位至诚爱国的千古功臣
记载一段世人关注的情感历程

目 录

- 010 前言
- 012 记忆中的大伯大妈 张间蘅
- 030 我与大伯大妈有约 张间芝
- 045 一 辗转重庆 飞越海峡
- 059 二 陈仪造访 感慨良多
- 071 三 山中困境 莫老情深
- 093 四 “两张”汇报 宽严皆到
- 103 五 “总统”下野 张赵南迁
- 115 六 重兵看守 屈居兵舍

125	七 “夫人”牵线 大洋家书
135	八 友人重逢 礼轻情重
145	九 互赠书画 回馈友情
157	十 疾病袭来 两地挂念
171	十一 奉命“笔耕” 夜不能寐
183	十二 呕心“杂忆” 告别井上
195	十三 “总统”召见 “管束”依旧
207	十四 安排家事 “夫人”操心
221	十五 信奉基督 教堂“亮相”
241	十六 台北购地 营造“新居”
255	张学良台湾幽禁期间读书影相

前言

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囚禁生涯。

他是出生于绿林家族的长子，一位英气逼人、威震东三省的少帅，一位曾经厮杀疆场的年轻将军。他曾经拥有东北广袤的森林与黑土，他曾经背负“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国仇家恨，让他夜不能寐。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将军一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天捅了个窟窿”，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胆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由此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张学良人生的转折点。当他“负荆请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从此，他失去了自由。他有一腔热血，却无缘再上战场，在“严加管束”下不停地迁徙与跋涉。抗战胜利后，又被送往人烟稀少的台湾井上温泉，在群山环抱中饱尝十余年与世隔绝的软禁之苦。幸好身边有一位知音相伴。张学良与赵一荻相濡以沫，携手一同度过了无数的日出日落，潮涨潮落。往昔的荣辱已渐行渐远。在台湾幽禁期间，读书成了张学良唯一的爱好，读

书之余，游历于青山绿水间。他的前半生是用刀枪书写的戎马人生，而他的后半生则是用笔记录着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喜欢拍照，用相机为自己及家人保存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图片资料。

斯人已逝，风采依旧。这段被尘封的山中岁月，世人知之甚少。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本书挑选了一批张学良、赵一荻1946—1960年幽禁生活期间的珍贵图片，并根据张学良的日记、口述梳理编撰成册。本书所选用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图片，均为首次发表。此次出版的《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仅仅是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幽禁生活的一段，以后还将根据图片资料整理的情况，陆续分册出版。

谨以此书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这位中国近现代的传奇人物——张学良将军。

2006年11月

记忆中的大伯大妈

张闻衡

人的记忆有时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被稀释,但有些人与事却随着岁月沉淀而日益清晰,成为生命中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影响你的言行或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大伯、大妈:张学良、赵一荻。

(一)

我们张家真是一个大家族,后来我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亲戚。我的奶奶是东北张作霖的五夫人,我父亲张学森在张家中行五。我们一家原先一直住在天津,1948年才搬到台湾。当时我尚年幼,不明白为何搬到台湾来,离开熟悉的环境到这么一个既陌生又贫穷的小岛上。我没有想到,正是因为搬到台湾,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家成为大伯、大妈最为亲近的人,这种互相的依持不仅仅是血缘维系,而是彼此都成了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到台湾继续上小学,在我上五年级的那年(大约是1954年),有一天,每天接我上下学的三轮车车夫给我一张纸条,说妈妈让我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我很高兴,因为这个中心诊所是台北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医院,院长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卢致德,他的手下有个厨师,会做一手地道的西餐,平时要想吃到他做的西餐,是要提前预订的。我以为一定是妈妈让我开开“洋荤”。

我到了诊所，寻思不对，妈妈在医院楼上的病房等我，再一看，全家人都在。一问才知道，不是来吃西餐，而是来看“大伯、大妈”，失望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看到妈妈及家人焦急的样子，同时也觉得好奇，“大伯、大妈”长什么模样？一会儿，听到廊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我呢，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妈的模样，而大伯只见了背影。妈妈说，因为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才从山里到台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伯、大妈。我无法理解，探视大伯、大妈干吗要这样“偷偷摸摸”，我怎么也无法将课本中的“张学良”与大伯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也在台湾，却不能与我们来往呢？记得，奶奶常念叨说大伯、大妈被关在山里很长时间了，不知他们过得怎么样？奶奶每每提及“大伯”总是神情忧伤。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时间，家里人时常提及大伯、大妈，好像他们住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大伯、大妈从1946年11月被押往台湾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井上的大山中。台湾当年的交通远未及今天这么便利，新竹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是很遥远了。大伯、大妈在人烟稀少的山里一待就是十余年呀！

我上高中时，大伯、大妈才从高雄搬回台北，但还是不允许与家人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迪克（卢致德）约我们一家去作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原“驻美大使”），听说那天大伯、大妈会到董显光家作客，这次，我们是隔着大玻璃窗观望。我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哦！这就是张学良？我的大伯！这就是奶奶、父母牵肠挂肚、时时念叨的大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心里甚感不平的是，这个政府真不讲道理！为什么把我们长辈关了那么久？见一面跟“做贼”一样。太不公平！

那一天，大伯、大妈的模样，凝刻在我的记忆中。

（二）

高中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1965年是我留学后第一次返台省亲，也正是这一

年，我在家中与大伯、大妈见了面。听家人说，大伯、大妈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区总会来我家坐坐。

说是正式见面，毕竟隔了两代人。大伯是张家的长子，与我父亲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年龄悬殊甚大。大伯带兵打仗时，我父亲还是一个嬉戏打闹的顽童。在家人介绍、寒暄之余，我看着两位长辈，岁月的沧桑似乎都刻在他们脸上，大伯的言语中不失机敏活泼，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他们大都与奶奶、妈妈交谈，我在旁边听着，大伯会不时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亲情与关爱……这次回台湾，与大伯、大妈见了两三次，我就又回到了纽约。现在想来，当时见面，没有好奇与激动，仿佛原本就熟悉，并无初次会面常有的陌生感。淡淡的问候中，能感受到大伯、大妈对亲情的渴望和希望同张家晚辈即我们姐妹聊聊天……大伯、大妈身边没有别的亲人，他们的子女均远在美国，只能靠书信来往。大伯知道我在美国留学，见到我是否会想起他们在美国的儿女呢？不知道。但他看似不经意的凝视眼神，却留在我的记忆中。

（三）

读完大学，自然是找份工作。我已习惯和熟悉了美国的生活节奏与环境，如果不是生了一场病，我可能会一直待在美国。在纽约期间，一入秋我就伤风，越冷越严重，并伴随着水肿，肠胃功能紊乱，吃什么药也不见好转。美国的大夫建议说，最好换个环境，到温暖的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否则很难恢复。没办法，我只好回台湾，想先回家休息一阵再说。在外一人又多病，还是家好，这样我又回台湾了。

1967年，我回到台湾，回家的感觉真好！我们在台湾的亲人，大大小小好几十口，如果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热闹。最常来的总是大伯、大妈，1964年他们在台湾经历了“离婚”、“结婚”，人生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相依相伴、形影不离，已到了无欲无求的境界。每星期起码来我们家三到五次，每次来，总要弄出很大的“动

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家转一圈，看是否有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大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非常坦然，依旧与我们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有时他还拉我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我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与大伯的感情，也是在这段交往中，在听他的讲述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大伯喜欢讲述东北的往事，讲述他童年的故事，大伯的讲述唤醒了我童年时在天津馋吃冰花的记忆，海峡那边是我们的老家！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祖国去看看……这一想法，彻底改变了我所有的计划，这也是后来我决定到香港发展，并在1979年冒着风险返回祖国内地的初衷。

现在想起那段与大伯、大妈在一起的时光，令人难忘。大伯家在北投，那块地皮是他买的，那栋房的格局是他设计的，他自己花钱盖的自然倾注他的情感。在他们家里，除了跟随他们同生死共患难、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吴妈之外，其余“服侍”的人，都是保密局派来的看守特务。在大伯家的外围，也布满保密局的警卫点，不让外人靠近。我们平时不能常去大伯家，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当时我真是无法理解，看着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心里很压抑，也很气愤。大伯的“自由”是很有限的，来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怜，除了家人，只有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大卫黄（黄仁霖的儿子）等几家可以走动。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

大伯、大妈最开心的日子是逢年过节。每到年三十，我们与大伯、大妈一起在北投过年。平时他们家冷清寂寞，连玩牌都不允许，这一天可以例外。大妈忙里忙外准备年夜饭，她烧得一手好菜，中西餐都很拿手，尤其是西式蛋糕更是一绝，小巧精致、香甜诱人。吃过年夜饭，大伯带头玩牌，别看他的视力听力均不好，每次赢家总是他，我们口袋里的“红包”还未焐热，大部分的压岁钱都回到了他手里。看我们沮

丧的样子，他呵呵一笑说：“要钱，你们差远了，我是拜过师的！”有好几年，都是大妈下令：“散局！”大伯才肯放人。这就是我的大伯，天性爱热闹、爱玩、爱生活。有时我会想，那些囚禁的日子、与世隔绝的时光，大伯、大妈是怎样熬过来的？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段什么样的日子呢？

后来我在香港定居了，往返台湾很方便，只要我回到台湾，大伯几乎每天都来。他往屋里一坐，打开“话匣子”，我们都成为他的听众，他讲他的童年、他在东北的往事，讲祖父张作霖的趣事，偶尔也会讲起囚禁生活中逗乐的事……在他的讲述中，张家的“老事”、人与物似乎都鲜活地呈现在我面前，那些原本遥远、陌生的人与事，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台湾的张家后人来说，清晰得似可触摸。

（四）

日子久了，我与妹妹闰芝成为大伯最好的倾诉对象。常常是我们三人聊，大妈有时就避开，因为她一见我们总是谈《圣经》或上帝。别说我们，有时大伯也烦，就打断她说“换个话题”。我理解大伯，他在漫长的囚禁生活中，除了大妈，无人可聊，他是靠回忆和读书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的，他的周围全是看守监视的人，那些人还时时提醒他“不能跟陌生人交谈！”大伯的心里积存了太多太多想说的话。

记得有一次，大伯笑着对我妹妹说：“你大姐一回来，那批跟班可忙坏了！”因为我好交际，朋友多，只要我回台湾，家中便“高朋满座”，热闹无比。大伯来了，很开心地看着我们，并不时与我的朋友聊上几句，这让那批“跟班”非常紧张。当时，凡是与大伯说过话或见过面的人，都是“跟班”调查的对象，都必须一一询问，记录在案。“跟班”知道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向我盘问，常常问家里的佣人、司机或楼下看更打听，但他们哪能百分百掌握实情？有很多时候，我有意弄虚作假，这些大伯看在眼里，心里跟我一样得意高兴！

调皮爱热闹的性格跟我们这批年轻人一拍即合，只要我们在，大伯几乎每天都